

## “唐人说话”略说

何剑平

### 一、唐人说话

隋唐五代的讲唱艺术,除俗讲、转变、唱辞之外,“说话”为一重要的类别。“说话”以散说为主,其底本称为“话本”(又名话)。何谓“说话”?据考证,“话,调也。谓调戏也”;“话,讹言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〇引《广雅》、《声类》),亦即:“凡事之属于传说不尽可信,或寓言譬况以资戏谑者,谓之花。取此流传故事敷衍说唱之,谓之说话。”(孙楷第《说话考》)即后来所谓的“说书”。

“说话”的较早记载盖始于隋朝侯白的《启颜录》“侯白”条(《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其中写到杨素之子玄感于道逢侯白,乃请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从“说一个好话”及后面的内容来看,此处“话”即说故事。据《隋书》卷五八《陆爽传》、《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洛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笈多传》,侯白为儒林郎,其人“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多闻前古爰引”,因其“好为俳谐杂说”而得众人爱狎,“所在之处,观者如市”。曾奉敕撰《旌异传》一部二十卷(《隋书》作《旌异记》十五卷),该书具有“多叙感应,即事亟涉,弘演释门”的特点。以侯白为代表,隋代的“说话”表演者已与佛教相关涉,其“说话”已然使用文本,有历史故事、民间诙谐故事、与佛教论议相关的论难故事及与佛教信仰相关的感应故事等多种题材。

逮至唐代,“说话”完全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据唐郭湜《高力士

外传》，唐玄宗末年已兴盛说话和转变艺术，并涌现大量以“说话”为职业的艺人。“说话”的表演场所随听众层次而确定。据史籍所记，各种戏场（“杂戏”）、皇宫、士大夫的家宅（“新昌宅”）、宗教斋会（“斋筵”）、妓院，都可成为“说话”的场所。如《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记段成式在“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之事，《唐会要》卷四“杂录”记元和十年五月韦绶傅导太子以“谐戏”及“人间小说”而被罢职事，李商隐《杂纂》记有“斋筵听说话”之事，《北里志序》记有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这些记载，表现了唐代“说话”艺术在元和、长庆以还的发达，反映了一批专门说话表演艺人的存在。其影响由闹市街坊流至宫廷，由民间及于知识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两则相关的记载：

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元氏长庆集》卷一〇）有句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其词也。”

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类说》卷二六载陈翰编《汧国夫人传》：“姬封汧国夫人，旧名‘一枝花’。元祯（稹）《酬白居易代书一首（百）韵》云：‘（翰）墨头（题）名尽，光阴听话移。’柱（注）云：‘乐天从逝（游），常题名于桂（壁）。复本说《一枝花》，日（自）寅及巳。’”

据此可知，在元稹、白居易的时代，中国文人对民间说话艺术曾表现出极高热情，说话的内容曲折生动，在艺人的复本口中，可敷演至几个时辰的长篇巨制，对传奇文的创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二、唐人说话之类型

隋唐五代的“说话”类型，可大体分为譬喻类的“说话”、志怪传奇类“说话”、佛教类的“说话”、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四类。这里只介绍前三类。

1. 譬喻类的“说话”，见于以下两条记载，一是《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一“刘禹锡”条引唐韦绚著《刘宾客嘉话录》：

唐刘禹锡牧连州，替高寓。寓后入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举目代矣。”刘答书云：昔有一话：曾有老妪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

二是同书卷二百五十七“冯涓”条引五代王仁裕《王氏见闻录》：

冯涓……恃才傲物，甚不洽于伪蜀主。……后朱梁遣使致书于蜀。命诸从事韦庄辈，具草呈之，皆不惬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为之。”蜀主又有惭色。梁使将复命，不获已，遂请复职。使亟修回复。涓一笔而成，大称旨。于是却复前欢。因召诸厅同宴。饮次，涓敛衽曰：“偶记一话，欲对大王说，可乎？”（下文“涓少年，多游谒诸侯。每行，即必广贲书策。驴亦馭之，马亦馭之”云云）。

“刘答书云：昔有一话”云云，亦为说故事之意，不过此处故事乃有寓意，刘禹锡以牧连州替高寓事与话中“曾有老妪山行见大虫”之故事作了类比，乃譬喻类的话。至于冯涓为蜀主“偶记一话”云云，乃想象之情节，以驴、马馭书策之事比况己与蜀主不融洽之关系，亦借彼喻此之类的话。

2. 志怪传奇类“说话”，有传说或传奇成份，例如唐张荐《灵怪录》“王生”条（《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三）记杭州有王生者于建中初年之某一夜晚“宿于前店，因话于主人”有关自己在“柏林中见二野狐”之事；皇甫氏《原化记》“南阳士人”条（《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二）记南阳山有一人“游陈许长县，时县令席上，坐客约三十余人。主人因话人变化之事”，此人“遂陈己事（曾变为虎复变为人），以明变化之不妄”；温庭筠《干牒子》“孟姬”条（《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七）记彭城刘颇，“自渭北入城，止于媪店”，见有一媪与左卫李胃曹（名士广）问答，颇“每心记之，与子婿王胜，话人间之异者”；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顾遂”条（《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九）记有“郎中顾遂尝密话其先人”之事；同书“申文纬”条（《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五）记尉氏尉申文纬“尝话：顷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因以瓦砾掷龙庙池中物“几为所毙”事。这些记载都属志怪传奇类的“说话”，皆通过自己回忆，或向人说自家先人之

事,或将已发生的怪异之事讲给主人听。与前不同的是,此不是譬喻,乃怪异之事,有真实的成份。所谓真实与附会兼备者。这些记载是唐人“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的“征异话奇”风气影响下的产物。

3. 佛教类的“说话”。孙楷第先生《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说话”部分说:“我疑心唐朝人所谓说话,是专指说尘俗事的,所以《高力士外传》中,以转变与说话对举。”又在《说话考》(孙楷第《沧州集》)加以申说:“‘说话’,谓讲人间俗事也。”可见,孙先生只是认为“说话”乃说人世间的俗事,未及佛教。事实上,除了讲说人间俗事的说话以外,佛教类的“说话”在唐代已见记载。如《高僧传》(按此条云出《高僧传》,盖误)“僧虎”条(《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三)记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不守禁戒,戏蒙虎皮后变为虎,为鬼神所役使,杀僧以充肠,后游方止于临川崇寿院众堂中,因向圆超上人秘述为虎之事,叩头作礼,求忏罪业。“(圆超)上人寻话于智作长老,长老往见之(袁州山中之村院僧)”云云,此“话”字乃谓已然发生之事或过去之事。是说临川崇寿院众堂中的圆超上人把来自袁州山中村院僧变虎杀僧之怪异事告诉了智作长老。值得注意者,此话乃与佛教教义有关,整个故事旨在告诫那些“不能守禁戒,求出轮回,自为不善”的佛门弟子所谓“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在前生后世”的道理。再如《法苑珠林》“宜城民”条(《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四)记隋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并皆勤事生业。其第二弟名迁,交游恶友,不事生活。因盗取母亲钱物,死后作猪偿债,将卖与远村社家,社家缚之欲杀,遂托梦于妇及姑,令兄赍钱诣社官,收赎之。“长安弘法寺静琳师,是迁之邻里,亲见其猪,尝话其事”云。此“话”乃长安弘法寺静琳师向听众讲述此一已然发生之尘世故事,足见当时有寺院僧人为弘宣因因果报之教义而向听众讲说佛教题材之“说话”。

除了以因果报应学说为依据编撰说话之外,与某一部佛教典籍相关的说话亦见流行。在唐大中年间(853—858)来华的日本求法僧圆珍便留心于搜集与维摩诘相关的唐代“说话”数据,例如其回国后所著《授决集》卷上“须弥内芥子决八”条(《智证大师全集》第二)说:

唐人说话:什公才译《净名经》,呈当时国主姚兴天子。主上怪曰:“须弥纳芥子,此无道理。”什公以镜示主,问曰:“圣人见镜中面像不?”主答:“我能见之。”什师问曰:“面之与镜何者大乎?”兴曰:“镜小面大。”什曰:“若镜小面大,何以现像乎?”主上惊悟,更无言语。此义合知。

此是后秦国主姚兴与鸠摩罗什法师就《维摩诘经》中“须弥纳芥子”义项所进行的形像化的问答,圆珍为更具体说明佛法不可思议之妙理,引用了当时的“唐人说话”。很显然,这一“说话”内容不见于经文,也不见于唐前典籍载述,实乃唐代通俗文学的产物。这一记载告诉我们:佛教题材的“说话”早已存在,问答性的对话体是其常用的结构之一。

### 三、唐人说话之环境:戏场、转变及俗讲

说话艺术之所以在隋唐五代达至极盛,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戏场文化。戏场文化的存在,给说话人一个极重要的展示舞台。《酉阳杂俎》续集卷四所谓“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云云,即说明杂戏和市人小说并存的场景。当时戏场所在,百戏备呈。百戏主要散布于以下几种区域:1. 私家府第举办的百戏;2. 佛寺中汇集的百戏;3. 郡县百戏;4. 京城的通衢街巷。《干臞子》“李僖伯”条(《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三)中,展现了京城百戏的盛况。此文中记李僖伯“自省门东出,及景风门,见广衢中,人闹已万万,如东西隅之戏场大”,而《尚书故实》“戏场狷”条(《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二)记“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可见,作为说话艺术的依托空间,戏场文化内容丰富,成为传播各种口头故事的所在,同时也推动了群众性表演艺术的发展。

唐人说话在唐代的风行,还与唐代佛教俗讲、转变的兴盛密切相关。转变是与“说话”艺术相关的另一类讲唱艺术,是一种看图讲故事的艺术形式,其名义当来自神足通十八变中的转变。原本应是源于佛

教性的演艺,传入中土后,表演者或为僧人,或由世俗艺人组成。转变艺术在当时颇具吸引力,渗入到唐代社会各个文化层面。据唐郭湜《高力士外传》、《谭宾录》“宋昱韦僮”条(《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九),转变的表演场所变换不定,既可在皇帝面前演出,亦可在通衢大道上展演,唐代还有定期转变的地方性场所(《酉阳杂俎》卷五《怪术》,唐薛昭蕴《幻影传》、《太平广记》卷七十八《方士三》“李秀才”条引《酉阳杂俎》),在白居易、张祜的时代,9世纪初变文故事已相当成型,可供引述。或在此之前,转变艺术已在中国许多城市流传。颇有文化修养的诗人们都精熟和了解变文的内容,并自如用作玩笑的素材(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孟棻《本事诗》)。这都说明其对上流社会人们的吸引力和效用。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才调集》卷八)和李远《转变人》(《夹注名贤十抄诗》)都为此提供了例证。如前者即告诉我们有关转变艺术一些零星的信息:蜀女是来自四川的女艺人;转变中可利用画卷;转变具有世俗性的题材;所描述的虽是一种口头转变,但它是画面变文的前驱;由收录该诗的韦毅所编《才调集》的情况推测,此诗可能作于中晚唐;鉴于敦煌变文中有《昭君变》(P. 2553),此诗也引起了口头转变和画面变文(书面文字的转变)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可以想象,专讲转变故事的艺人曾活跃于整个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向我们昭示了有关“话本”同转变艺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如《韩擒虎话本》(S. 2144)原卷缺题,篇末题记中说:“画本既终,并无抄略。”近人遂拟题作《韩擒虎话本》。按“画本”当作“话本”,除同音相代的原因外,它还表明话本(“画本”)和转变一样都有配图讲故事的特性。

文献还表明:时至唐代,随着大量民间写经的出现以及“爱游寺观,礼佛看僧”(圆珍《行历抄》)成为文化习尚,文人和庶民前往寺院听讲的现象极为普遍。孟郊诗题所谓“听蓝溪僧为元居士说《维摩经》”、元稹《大云寺二十韵》所谓“示化维摩疾,降魔力士勋,听经神变现,说偈鸟纷纭”、朱怀隐《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全唐文》卷一八九)所谓“讲座众于灯王,听筵多于方丈”云云,都是文士与民众往

寺院听经活动的真实记录。寺院讲经开始面向社会各阶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时各大寺院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讲经仪式“俗讲”。据日本圆珍等撰《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纪》卷上所载及《通鉴》卷二百四十三胡三省注,可知俗讲与阐明经义为目的的六朝讲经有所不同,尽管其讲经仪式仍承六朝以来讲经旧制,但是“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及“徒以悦俗邀布施”的寺院经济的现实需求,促使它改变讲经方式,逐句立说的重点已不在义解,而在叙说故事。俗讲所面对的听众开始转向僧门以外的俗人。《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七“僧昙畅”条(出《朝野金载》)记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向岐州棱法师处听讲”;同书卷二百八十一“樱桃青衣”条记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都应举,“见一精舍中,有僧开讲,听徒甚众”;同书卷三百七十一“独孤彦”条(出《宣室志》)记建中末,独孤彦至一淮泗间之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会去”;同书卷四百二十三“法喜寺”条(出《宣室志》)记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寺僧尽赴村民会斋去,至午方归”。这些记载表明:隋唐代佛教深入民间,文化中心区之寺院俗讲盛行;中心地区的佛教文化与周边地区有互动交流;寺院对民间佛教影响深远,并在民间拥有大批信众。在此俗讲兴盛的时代,“说话”艺术吸收了讲经文、变文等相关伎艺的题材和表现方法。如《庐山远公话》(S. 2073)是敦煌写卷中明确标明为“话”的话本,其形式除了大部以散说为主外,也杂有如讲经文的吟偈;其内容在敷演崔相公为夫人说“五荫苦”之名相时所引用的大师偈(“薄皮裹脓血,筋缠臭骨头。从头观至足,遍体是浓[脓]流”)亦见于唐代敦煌用于俗讲的通俗佛经注疏文本《维摩经解(拟)》(北 1321v)。这就意味着:讲经僧采用诗偈或唐人诗歌以注经的方法也曾影响了说话艺人的创作。

综上所述,“说话”伎艺始于隋代,至唐代已有譬喻类“说话”、传奇类“说话”以及佛教类“说话”等数种类型。其中传奇类“说话”,导源于自史迁以来中国文学“广异闻而表奇事”(《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的写作传统,其兴盛则归功于唐人“征异话奇”的群体活动;佛教类“说话”的产生则肇始于魏晋以还中国人对“以神奇为化则其教易

行”(释彦棕《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一《王谧答桓玄应致敬难三首》)的思想以及对“大设灵奇、示以报应”的宣教方式的普遍认同,凡此成为佛教“说话”在民间传播的重要动力;而戏场文化自隋唐以还就为“说话”、“转变”等艺术得以滋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为宋元说话艺术的兴盛准备了条件。这些戏场遍布各地,包括私家府第、佛寺、京城的通衢街巷以及郡县等,成为传布和讲说民间佛教的自在场所,从而造就了大量故事的编撰及流传,为唐人小说由谈说到记录、由口头故事到文字形式之完备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 萃取千年诗词英华 展示人生诗意主题

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主编的《历代诗词分类鉴赏》(图文本,十二分册)已由凤凰出版社最新出版。书中精心选取《诗经》、《楚辞》以来至清代的经典诗歌,根据主题与内容,分为十二类,用饱含深情的语言进行赏析,寻幽觅境,探骊得珠,期待与读者一起,步入古典诗词的纯美境界,或激昂于诗中的慷慨悲歌,或缠绵于诗中的款款深情,或心动于诗中的数声鸟鸣,或怦然于诗中的一缕花香……本书还配有大量精心挑选的插图,以期图文并茂,赏心悦目。

人生几何时(叙事·传奇)	悠悠百世后(咏史·怀古)
宁为百夫长(军旅·边塞)	性本爱丘山(田园·山水)
谁为表予心(感遇·言志)	西北有高楼(相思·爱情)
海内存知己(友谊·亲情)	举杯邀明月(饮酒·品茗)
火树银花合(节令·风俗)	似花还似非花(咏物·花鸟)
文章千古事(谈诗·论艺)	肠断白蘋洲(闺意·宫词)

每本定价 22 元,欲购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